

[法] 罗曼·罗兰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 上

Jean Christophe

771
Xinmanan Romain Rolland

189
[法] 罗曼·罗兰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_上

杜志明 译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. 2/ 蔡磊编. - 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1. 2

ISBN 7-204-05541-1

I. 世… II. 蔡… III. 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世界-近代 IV. I1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7448 号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(二)

蔡磊 编

约翰·克利斯朵夫(上、下)

[法] 罗曼·罗兰 杜志明 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秦皇岛市晨欣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67.5 字数: 4950 千

2001 年 2 月第一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2002 年 8 月第二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04-05541-1/I·1001

定价: 256.00 元

目 录

卷 一

第一章	(1)
第二章	(15)
第三章	(40)

卷 二

第一章	(63)
第二章	(84)
第三章	(99)

卷 三

第一章	(129)
第二章	(155)
第三章	(183)

卷 四

第一章	(217)
第二章	(264)
第三章	(313)

卷 五

第一章	(369)
第二章	(418)

卷一

第一章

蒙蒙晨雾初开，
皓皓旭日东升……

——但丁《神曲·炼狱》第十七

江声浩荡，从屋后升起。雨水不停落在窗子上，挂在窗子上的水雾顺着玻璃的裂痕流了下来。天黑了，屋里更热了。初生的婴儿在摇篮里啼哭。老人走进了房间，母亲从床上探起头来抚慰他；老人摸索着点亮了灯，他以为孩子怕黑。灯光照亮了老人的脸，老约翰·米希尔脸膛发红，长着粗硬的白须，表情阴沉郁闷，双眼炯炯有神。他要走近小孩，可鲁意莎做着手势不让他靠近，她的头发有些像白色的，和善的脸上有了皱纹，上面还有雀斑，嘴唇很厚，笑起来就像胆小似的，迷惘的眼神，极小的眼珠是蓝色的，却透出无限的温柔，温情地看着自己的孩子。

孩子醒了，哭了起来。惊慌的眼睛在不停地乱转。太可怕啦！黑暗和强光在他脑子里产生了幻觉，包围着他的那个绵长的黑夜，在那个黑乎乎的阴影之中，好似强烈的光透出了一种刺激，使他像看见怪物似的惊慌失措，可他没力气逃走，也没有力气呼救。带点浮肿的大胖脸堆到了一起，变成可笑而又可怜的怪样子；露出来的皮肤是棕色的，还有的是暗红色的，上面有黄斑点。

“上帝啊！他太丑陋了！”老人语气很肯定地说。

他把灯拿到了桌子上。

鲁意莎像个受了气的小女孩，约翰·米希尔嘲讽地看着她笑道：“你总不会让我说他好看吧？说了你也知道不是那样的。得了罢，这不关你的事，小孩都这样。”

孩子刚才有些迷迷糊糊，现在看着老人好像惊醒了，哭了起来。或许他觉得母亲眼中有些爱怜的意思，鼓励他诉苦。她对老人说：“把孩子递给我吧。”

老人依旧又说了一遍：“孩子哭就随他去吧。”

可是他仍旧走过来，抱起婴儿，嘀咕着：“还没见过比这更难看的孩子呢。”

鲁意莎欣喜地把孩子搂在怀中。她瞅着他，又惭愧又欢喜地笑了笑：

“哦，我的小宝贝儿，你简直太丑了，不过我会疼你的！”

约翰·米希尔去调理壁炉里的火，在他那沉闷的脸上透着笑意：

“你不要这么说，他还会变呢。无论美丑都没关系，我们只希望他永远做好事。”

婴儿到了母亲怀里就不再哭了，乖乖地吃奶，老人在椅子上舒服地一仰，又说道：

“只有做个好人才是最难得的。”

他停了一会儿，想着要不要把这意思重复一遍；可是再也找不到话，于是静默了半晌，又很生气地问：“为什么你的丈夫还不回来？”

“我想他看戏去了吧，”鲁意莎怯生生地回答，“他要去参加预演的。”

“戏院的门都关了，我刚刚经过，他又撒谎。”

“噢，别总是说他，大概我听错了。他或许在学生家里上课吧。”

“那也该回来了。”老人不高兴地说。

他犹豫了一会儿，很难为情地放低了声音：

“是不是他又……”

“不，你别乱猜。”鲁意莎抢着回答。

老人注视着她，她慌忙躲开了。

“哼，你欺骗了我。”

她默默地哭了。

“哎唷，上帝啊！”老人一边嚷一边踢了一下壁炉。拨火棒哗啦一声掉了下来，把母子俩都吓了一跳。

“父亲，算了吧，”鲁意莎说，“孩子要哭了。”

婴儿愣了一愣，不知道怎么做才好。

约翰·米希尔闷声闷气，恼怒地接着说：“我做了什么孽，生下这个不孝之子？我这一辈子勤俭持家，真是够受了！……可是你，你就不能阻止他吗？这可是你应该做的事啊。如果没能把他留住的话……”

鲁意莎哭得更凶了。

“别怪我了，我已经很难过了！况且已经尽最大的努力了。你真不知道我自己在家的時候多害怕！好像总听见他的脚步声。我等着给他开门，心里琢磨着：天哪！不清楚他又是什么模样了？……想到这些我就难过死了。”

她在那里抽泣着。老人看着着急了，走过来把抖散的被单撩在她一直哆嗦的肩膀上，用他粗大的手抚摸着她的头：“行啦，行啦，别怕，有我在这儿呢。”

为了孩子，她勉强静下来笑着：“我不该跟您这么说话。”

老人盯着她，晃晃头：“可怜的小媳妇，是我为难你了。”

“那只能怪我。他不应该娶我的。他肯定是后悔了。”

“有什么后悔的？”

“你清楚得很。当初您自己也因为我嫁了他很恼火。”

“别废话了。那也是事实。当时我确实有点伤心。像他这样一个男子——我这么说可不是怪你，——很有修养，又是优秀的音乐家，有能力的艺术家，——有能力攀一门体面的亲事，用不着追求像你这样什么也没有的人，既不门当户对，也不是音乐界中的人。姓克拉夫脱的一百多年来就从来没娶过一个不通晓音乐的媳妇！——可是你知道我并不怪你；后来认识了你，我对你产生了兴趣。而且事情一经决定，也没有必要再翻什么旧账，只要乖乖地尽自己的本分就完了。”

他说完坐下来，过了一会儿，又严肃地补了一句，像平时说格言一样：

“人生最重要的是尽本分。”

他期待着对方提出问题，向壁炉吐了一口痰。母子俩也没什么表示，他想接着说下去，——但又没说出来。

他们不再说话了。约翰·米希尔在壁炉旁边坐着，鲁意莎坐在床上，都在那里默默地向往。老人嘴里说是一回事，心里还想着儿子的婚事，他非常懊丧。鲁意莎也在想此事不能怪自己，虽然没什么可怪的。

作为一个佣人，能嫁给约翰·希米尔的儿子曼希沃·克拉夫脱，令大家和她本人都感到吃惊。克拉夫脱家虽没有什么家产，但老人在莱茵河流域的小城中住了五十多年，是很受尊敬的。他们是音乐世家，从科隆到曼海姆一带，所有的内行人都知道他们。曼希沃在宫廷剧场有一份提琴师的工作；约翰·米希尔以前是大公爵的乐队指挥。老人受到了曼希沃的婚事的打击；他原来对儿子抱有极大的希望，企盼他能成为名人。不料儿子一时糊涂，把他的雄心给毁了。他先是大发雷霆，把曼希沃与鲁意莎大骂了一顿。他本是好人，当他知道她本质不错就对她有了慈父般的温情。

没有人知道曼希沃怎么会攀这么一门亲事——他自己也不知道。那当然不是因为鲁意莎长得漂亮。她身上没有一点儿令人喜欢的地方：个子矮小，没有血色，身体又弱，跟曼希沃和约翰·米希尔一比简直就是古怪的对照，他们俩都是又高又大，脸色红润的巨人，孔武有力，能吃能喝，喜欢粗声大气地笑着嚷着。她即将被他们压倒了；人家既不大关心她，她自己更尽量的躲藏。假如曼希沃是个心地仁厚的人，还可以说他看中的是鲁意莎的朴实比别的优点更可宝贵；然而他是最虚荣不过的。像他这样的人，长得十分华贵，而且自己也知道喜欢摆架子，具有非凡的才华，完全可以攀一门好亲——非常有钱的那种——可能像是他夸口的那样，在他教课的

中产之家引诱个女学生……没想到他竟然选中了如此的又丑、又穷，没有教育没追求的她……他这样做像是在跟谁赌气呢！

这个世界有些人做事永远是出人意料的，有的连自己也肯定想不到，曼希沃便是这等人物。他们并不是没有先见之明：俗语说，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比得上两个凡人——他们自认不受欺骗，舵把子握得很紧，向着固定的目标驶去。但他们没考虑过自己，因为根本不认识自己。他们脑子里经常会一片空虚而舵把子就会被放下，事情一放手，它们马上狡猾无比地跟主人捣乱，毫无约束的船会向暗礁直冲过去。而足智多谋的曼希沃出人意料地娶了厨娘。和她定终身的那天，他很清醒，也很冷静，没有热情和冲动，那还差得远呢。

或许我们除了头脑、心灵、感官以外，另有一些神秘的力量，在别的力量偷偷熟睡的时候乘虚而入，做了我们的主宰。那一晚曼希沃、鲁意莎在河边偶遇，在芦苇丛中坐在她身旁，非常不清醒地跟她订婚的时候，他可能是在她望着他的双眼中间，遇到了神秘的力量。结婚不久，他就开始后悔。他在鲁意莎面前毫不隐瞒，而她便惶惑不安地向他赔不是。他的心并不坏，就大大方方地原谅了她；没过多长时间又后悔了，或是在朋友中间，或是在富有的女学生面前；她们此刻变得高傲了，由他纠正指法而碰到他手指的时刻也不再发抖了。——于是他拉长了脸回家，鲁意莎立刻辛酸地在他眼中看出那股怨气。再不然他呆在酒店里，想把对家人的怨恨遗忘，忘掉自己。如此的夜晚，他就笑着，大笑着回家，这笑使得她很难受，更甚于平时的那些怨恨。鲁意莎认为自己对这种放荡的行为要负主要的责任，他不但花费家中的钱，还把他仅有的一点才智逐渐消耗掉。曼希沃的思绪陷到泥淖里去了。以他的年纪，本应该用功发愤，尽量培养他的天份，他却毫无顾忌地任自己在下坡路上滑下去了，结果，位置被别人占了。

他毫不介意替他引诱金发女仆的神秘力量，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；而小约翰·克利斯朵夫在命运的驱使下诞生了。

当天全黑了的时候，鲁意莎的声音把老约翰·米希尔从迷惘中惊醒，他对着炉火又勾起对过去的回忆。

“天色很晚了，爸爸。”少妇恳切地说。“您的归程不近呀！”

老人应着：“等到曼希沃回来我再走。”

“爸爸，您还是走吧！”

“为什么让我走？”

老人目光凝在一点。

然而无人应答。

他又道：“你难道自己不害怕吗？这可是你的要求。”

“这样做，结果会更糟的：您会生气的；我可不愿意。您还是回去吧，我求您！”

老人无可奈何地说：“我走啦！”

他在脑门上拂了一下，问她可要点儿什么不要，然后把灯捻小了。屋子里黑的很，他被椅子撞了一下。他一边走一边想象儿子喝醉后回来的情形；在楼梯上他走走停停，想着儿子可能遭到的危险……

孩子在母亲的身边扭动着。在他体内深邃的地方，迸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。他握着拳头，扭着身子，拧着眉头尽力地去抗拒着。痛苦变得越来越强烈，那种沉着的气势，表示它藐视一切的态度。他不知道这痛苦是什么，只觉得它十分强大渺无边际。于是他痛苦地哭了，因为觉得它始终在旁边，占据着、控制着他的身体。——大人的病痛是可以治疗的，因为知道它从哪儿来，可以从思想上感觉它在身体的哪一部分，加以医治，必要时还能把它割除；他可以固定它的范围，使它跟躯体分离。婴儿可没有这种自己欺骗自己的方法。他初次遭遇到的痛苦更残酷，更真切。他觉得痛苦无边无际，如同自己的生命，觉得它盘踞在他的胸中，压在他的心上，控制着他的皮肉。而结果的确如此，它要把肉体侵蚀完了才会离开。

母亲紧紧地抱着他，轻轻地哄着他说：“得啦，得啦，别哭了，我的小耶稣，我的小金鱼……”

他老是断断续续地啼哭。似乎这尚未成形的无意识的躯体，对他命中注定的痛苦的生涯已经有了预感。他的心怎么也安定不下来……

圣·马丁寺的钟声在黑夜中缓缓地传来。严肃迟缓的声调，混着潮湿的空气慢慢地向四周散去，有如踏在苔藓上的轻轻的脚步。婴儿一声长久的啼哭突然之间就停止了，静得出奇。奇妙的音乐，像一道暖流在他胸中缓缓流过。黑夜迎来光明，空气柔和而温暖。他的痛苦渐渐褪去，他开心地笑了，继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进入了梦乡。

庄严肃穆的钟声继续传来，向人们预告着明天的节日。鲁意莎听着钟声，也如痴如醉地回忆着她过去的苦难，想着睡在身旁的亲爱的婴儿的将来。她在床上已经躺了几小时，辗转反侧，不能入睡。手跟身体都在发烧；羽毛被使她觉得很沉重；黑暗压迫她，使她觉得喘不过气来；可是她不敢动弹。她望着婴儿。虽是在夜里，还能看出他疲惫的脸，像老人一样憔悴。她开始瞌睡了，杂乱的形像在她脑中闪过。她仿佛听到曼希沃开门，心不由得颤抖起来。浩荡的江水声在深夜中越来越大，有如野兽的怒噪。窗上不时传来一两声的雨点。钟鸣慢慢地变缓；鲁意莎在婴儿旁边睡熟了。

这时，老约翰·米希尔冒着雨伫立在屋子门前，胡子上沾满了水雾。他等行放荡的儿子回来；胡思乱想的头脑中总回忆着许多酗酒的惨剧，虽

然他并不相信这些，但今晚如果不看到儿子回来，就是回到家也睡不着觉。钟声使他非常伤感，使他回想起幻灭的希望。他想到此刻冒雨伫立街头为的是什么，忍不住惭愧地哭了。

时光慢慢地消逝，昼夜交替，如同汪洋大海中的潮汐。几星期过去了，几个月过去了，周而复始，日日夜夜转瞬即逝。因为有了光明与黑暗交替的均衡规律，又因为有了儿童由小到大成长的节奏，才显出无尽无止漫长深远的岁月。——在摇篮中做梦的浑沌的生物，自有他急切的需要，其中有痛苦的，也有欢乐的；尽管这一切的存亡都随着昼夜的交替而往复，但实际上，他们的整齐的规律，反倒像是昼夜随着它们而往复。

生命的钟摆很沉重地晃动，每个生物都沉醉在这个缓慢的节奏之中。剩下的只是梦境，只是不成形的梦，纷纷扰扰的片断的梦，毫无规律的一片灰尘似的原子，令人发笑、令人作呕的眩目的旋风。再加上喧闹的声响，扭曲的阴影，丑态百出的形状，痛苦与欢乐，恐怖与惊诧，欢笑与祝福，梦，梦……一切都只是梦……而在这无穷无尽浑沌的梦境中，有友好的目光对他微笑，有充满欢乐的暖流从母体与饱含乳汁的乳房中流进他全身，使他内部的精力在逐渐积聚，庞大无比，无穷无尽；还有那形如沸腾的海洋一样的梦在婴儿的微躯中，轰轰作响。谁如能看透孩子的生命，就能看到沉没在阴影中的世界，看到正在聚积中的星云，正在酝酿的宇宙。新生婴儿的生命是无穷的，是新的开始，它就是一切……

岁月流逝。人生的大海中开始屹立起回忆的岛屿。先是一些若隐若现的小岛，只是一些在水面上探出头来的岩石。从它们的周围看去，波平浪静，一片汪洋的水在晨光微熹中向远方扩展开去。随后又是些新的小岛在阳光中显露出来。

深刻的形象由灵魂的深处慢慢勾画出来，异乎寻常的清晰。茫茫无际的日子，在伟大而单调的摆动中延续开去，永远没有分别，可是慢慢地显出一串颇有联系的岁月，它们的样子有些是愉悦的，有些是忧郁的。尽管时光的连续常会中断，但许多往事却能超越年月而相接在一起……

无穷无尽的江声……连绵不断的钟声……不论你回溯到如何久远，——不论你在深远的时间中想到你一生中的哪一刻，——它们熟悉而热情的声音总是在你的周围……

深夜中——半睡半醒的时候……一线苍白的微光照在窗上……江声浩荡，万籁俱寂，水声更显响亮了；它统驭万物，时而抚慰着他们，使他们能够慢慢地进入睡梦中，连它自己也快要在波涛声中入睡了；时而狂噪怒吼，好像一只噬人的疯兽。然后，它的咆哮静下来了：此时如同无限温存的细语，低鸣的银铃，清朗的钟声，儿童的欢笑，宛转的清歌，缭绕的音乐。

这就是伟大的母性之乐，它是永远不会停止的，永远前进运动的！它使这个孩子感到一丝困乏，正如同千百年以前的无数代的人被催眠一样，从他们出生走到他们死亡；它渗透他的思想，浸润他的幻梦，它的无穷无尽的音乐，如大氅一般把他裹着，一直到伴他躺在莱茵河畔的小公墓里的时候。

钟声复起……天已黎明！它们互相应答，语气中带点儿哀怨，带点儿凄凉，显得那么友好，那么静穆。温柔而平缓的声音起处，化出无数的梦境，往事，欲念，希望，对先人的怀念，——孩子们虽然不认识他们，但的确是他们的化身，因为他曾经在他们身上留守，而此刻他们又在他身上再生。钟声一直围绕在几百年的往事之中。多少悲欢离合！——他在卧室中听到这音乐的时候，仿佛看见柔美的波纹在清新的空气中荡漾，看到无拘无束的飞鸟掠过和暖的微风吹过。宛如一角青天在窗口微笑。一道阳光穿过帘帷，如瀑布般泻在他床上。孩子们所熟识的小天地，每天醒来在床上所能见到的一切，所有他花费了力气才认识和熟知的东西，都亮起来了。瞧，那是他吃饭的饭桌，那是他躲在里头玩耍的壁橱，那是他爬来爬去的菱形地砖，那是糊壁纸，经常扯着鬼脸给他讲许多滑稽的或是可怕的故事；那是时钟，总在滴滴答答讲着只有他懂得的话。室内的东西好多好多，他不完全认得。每天他去探索这个属于他的空间：——一切都是他的——都是与他有关系的東西：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只苍蝇，都一样的价值，什么都一律平等地活在那里：如同猫，壁炉，桌子，以及在阳光中飞舞的尘埃。一室有如一国；一日有如一生。在这些固有的空间怎么能辨得出自己呢？世界竟然这么大！简直要让人们迷失方向，再加上那些面貌、姿态、动作、声音，在他周围简直是一阵永不消散的旋风！他累了，眼睛闭上了，睡熟了。甜蜜的深沉的睡意会把他牵走，随时，随地，在他母亲的膝上，在他喜欢躲藏的桌子底下……这一切是多么甜蜜，多么惬意……

这些生命开始的日子在他脑中活动，好像一阵微风吹过，云影掩映田野。

黑夜过去，朝阳上升，克利斯朵夫在迷宫中找到了他的道路。

早晨……父母还睡着。他躺在小床上，望着在天花板上跳跃的光线，真是其乐无穷。一会儿，他大声笑了，那是令人愉快的儿童的憨笑。母亲探出头来问：“笑什么呀，小疯子？”于是他更加大笑起来，也许是因为有人听他笑才更加大笑。妈妈沉下脸来把手指捂在嘴上，叫他别把爸爸吵醒；但她困倦的眼睛也不由自主的跟着笑。他们俩你来我往……父亲突然凶巴巴地咕嘟了一声，把他们都吓了一跳。妈妈佯装睡着。克利斯朵夫钻进被窝里不敢出气。……一片宁静。

不一会儿，小家伙从被窝里把头探了出来。屋顶上的定风针不断地在

那儿打转，水斗也滴滴答答地叫。早祷的钟声响了，东风吹过，伴着村里钟声的呼应。成群的麻雀停在绕满长春藤的墙上叽叽喳喳地叫，像一群玩耍的孩子，其中必有三四个声音，而且总是那三四个，吵得比其他的更凶。一只鸽子在烟囱顶上咕咕地叫。孩子听着这种声音入境了，轻轻地哼唱着，不知不觉哼得高了一些，不久便大叫起来，惹得父亲大叫：“你这驴子老是不肯老实呆会儿！等着吧，让我来拧你的耳朵！”于是他又藏在被窝里，哭笑不得。他吓坏了，受了委屈，被骂成驴子又禁不住要笑出来。他在被窝里学着驴叫，这一下可挨揍了，他哭干了眼泪。他做错什么了？不过是想笑，想动！可是不准动。他们怎么能一直睡觉呢？什么时候才能不睡觉呢？有一天他无法克制了。他听见街上好像有一些奇怪的事。他从床上偷跑下来，光着小脚摇摆着在地砖上走过去，想下楼去看一看；可是房门关着。他爬上椅子去开门，结果连人带椅子滚了下来，摔得很疼，哇的一声叫起来；最后又挨了一顿打。他一直是挨打的！……

他一直跟着祖父在教堂里。他闷得慌，他很不自由。人家不准他动。那些人一齐有说有笑，不明白说些什么，然后又一齐静默了。他们都装出一副又庄严又沉闷的脸。这可不是他们平时的脸啊。看着他们，不免有些胆怯。邻居的老列娜坐在他旁边，装着很凶的样子，有时他连祖父也认不出了。他有点儿怕，后来也习惯了，便用各种方法来消遣。他摇摆身子，仰着脖子看天花板，做鬼脸，扯祖父衣角，研究椅子坐垫上的草秆，想用手指戳一个窟窿。他听着鸟叫，打哈欠时差点把下巴丢掉。

忽然传来一阵瀑布般的声音，管风琴响了。一阵寒意沿着他的脊梁直流下去。他转过身子，下巴放在椅背上，变得安静了。他完全不明白那是什么声音，也不懂它有什么意思，它只是发光，漩涡似地打转，什么都分别不清，可是听了多舒服！他仿佛不是在一座死气沉沉的旧屋子里，坐在一直使他浑身难受的椅子上了。他像是飘在半空的一只鸟；大河般的音乐在教堂里湍流，充塞着穹窿，撞击着四壁，他就跟着它一齐努力，振翼翱翔，飘来飘去，只要顺其自然就行。自由了，快乐了，到处都是阳光……他晕晕乎乎地睡着了。

祖父对他的行为很不满意，因为他在做弥撒的时候太不安分。

他躲在家里，在地上坐着，用手抓脚。他决定把草毯当做船，把地砖当做河，他认为走出草毯就得淹死。其他人在屋里走过的时候完全不注意，使他又惊奇又生气。他扯着母亲的衣服说：“你瞧。这是水！干吗不从桥上过？”——所谓桥是一道道的沟槽。——母亲毫不理睬，照旧走过了。

一会儿，他又把这些忘了。地砖不再是河流了。他身子躺在上面，下巴放在砖头上，哼着他自己编的曲子，一本正经地吸着大拇指，淌着口水。

他聚精会神地瞅着地砖中间的一条裂缝。菱形地砖的线条在那儿做着鬼脸。一个小得看不见的窟窿大起来，变成群峰围绕的山谷。一条蜈蚣在蠕动，仿佛与象一样大。

他不与其他人沟通。甚至草毯做的船，地砖上的岩穴和怪兽都没有用。他自己的身体已经足够了，够他快乐的了！他看着指甲，放声大笑，可以瞧上几个小时。它们的面貌各不相同，像他结识的那些人。他与他们一起谈话，跳舞，或是打架。——而且身体上还有好多部分！……他逐件逐件地仔细瞧过来。奇怪的东西真多啊！有的真是奇怪得很。

有时被人撞见了就得挨骂。

有些日子，趁母亲不注意他跑出屋子。开始人家追他，抓他回去；后来惯了，就让他单独出门，只要他不走得太远。他的家在城的边缘，过去就是田野。只要他能看见窗子，他总是一直地向前走，一步步地走得很稳，偶而用单只脚跳着走。等到拐了弯，杂树把家人的视线遮住之后，他马上改变了方法。他不走了，吮着手指，盘算今天讲哪桩故事；他满肚子都是呢。那些故事都很相似，每个故事都有好几种讲法。他便在其中挑选。通常他讲的是同一个故事，有时从隔天停下的地方接下去，有时从头开始，加一点变化；只要发现极小的事就能使他的思想在新的线索上延伸。

到处是材料。单凭一块木头或是在篱笆上断下来的树枝，就能玩出很多花样！那真是根神仙棒。要是又直又长的话，它便是一根矛或一把剑；随手一挥就能变出一队人马。克利斯朵夫是将军，他十分守纪，跑在前面，跑上山坡去攻击。如果是树枝柔软的话，便可做一条鞭子。克利斯朵夫骑着马跃过悬崖绝壁。有时马滑倒了，骑士倒在泥沟里，他便懊丧地瞧着弄脏了的手和流血的膝盖。要是那根棒很小，克利斯朵夫就充当乐队指挥；他是队长，也是乐队；他指挥，同时也就唱起来；之后他对灌木丛行礼。

他也是魔术师，大步走在田野上，挥动手臂。他指挥云彩：“向右边去。”——但它们偏偏不那样做。于是他咒骂一阵，重申前令；一面窥视，心在胸中乱跳，看看有没有一小块云服从他；但它们还是无所顾忌地向左。于是他跺脚，用棍子威吓它们，非常生气地命令它们向左：这一次它们果然听话了。他对自己的威力非常自信。他对着花一点，吩咐它们变成金色四轮车，像童话似的；虽然这样的事从来没变成过现实，但他相信只要有耐性，成功是迟早的事儿。他找了一只蟋蟀，想叫它变成一匹马：他把棍子小心地放在它的背上，嘴里嘟囔咒语。蟋蟀跳走了……他拦住它的去路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躺在地上，靠近着虫子，看着它。他忘了自己扮成了魔术师，只把可怜的虫子翻了个个，看它扭来扭去地扯动身子，开心地笑了。

他想出把一根旧绳子缠在他的魔术棍上，郑重其事地丢在河里，等鱼

儿来咬。他明知鱼只会咬挂有饵的钓钩的绳，但他想它们至少会看在他的面子上而破一次例；他凭借无穷的自信，甚至拿条鞭子堵进街上下水道的盖子的裂缝中去钓鱼。他不时拉起鞭子，非常兴奋，觉得这一回绳子钓到了什么，或要拉起什么宝物来了，如同回到了祖父曾讲过的故事当中……

玩这些游戏的时候，他常常会呆呆地出神。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做了什么事，甚至把自己都忘了。这种情形来的时候总是出乎人们的意料的。时而在走路，时而在上楼，他忽然觉得空虚一片……好似什么思想都没有了。等到惊醒过来，他觉得似乎失去了什么，发觉自己还是在原来地方，在黑洞洞的楼梯上，在几步踏级之间，他似乎已经走过了人生之路。

祖父在黄昏散步的时候经常带着他一块儿去。孩子拉着老人的手在旁边匆匆忙忙地挪着步子。他们走乡下的路，穿过耙松的田，闻到香浓沁肺的味道。蟋蟀叫着。个头巨大的乌鸦斜蹲在路上，远远地望着他们，只要他们一靠近就赶快拖着笨重的身子飞走了。

祖父咳了几声。克利斯朵夫心里明白这个意思。老人极想讲故事，但要孩子向他求情。克利斯朵夫立即凑上去。他们俩很合得来。老人非常喜欢孙子，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更使他感到生活的喜悦。他喜欢讲他自己从前的或是古今英雄人物的历史，那时他显得慷慨激昂；发抖的声音表示他如同孩子一般的快乐连压也压不下去。他自己听得十分高兴。可是逢到他要开口，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词。那是他惯有的烦恼；只要他有了高谈阔论的兴趣，就说不出的话来。但他事过即忘，永远不会放在心上。

他讲古罗马执政雷古卢斯，公元前的日耳曼族头目阿米奴斯，也讲到德国大将吕佐夫的爱将轻骑兵——诗人克尔纳，以及那个想刺死拿破仑皇帝的施塔普斯。他讲得十分尽兴，讲着那些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的壮烈事迹。他说出历史的名称，声调那么庄严，简直没法知晓；他自以为有本领使听的人在惊险关头耐不下心来，他停下来，装做要昏厥，大声的擤鼻涕；孩子急得噤着嗓子问：“后来呢，祖父？”那时，老人自豪得心都要跳出来了。

后来克利斯朵夫长大了一些，渐渐摸透了祖父的脾气，就有心装作对故事的下文毫不在意，结果使老人很伤心。——但眼前他是完全给祖父的魔力吸引住的。听到让人兴奋的地方，他的血流得飞快。他不大明白讲的是谁，那些事发生在什么时期，不知祖父是否认识阿米奴斯，也不知雷古卢斯是否是——天知道什么原因——上星期日他在教堂里看到的那个他不认识的人，但英勇的故事使他和老人都自豪得兴高采烈，仿佛那些事就是他们自己做的；这是因为老的小的都充满孩子般天真浪漫的气息。

克利斯朵夫感觉不舒服的时候，就是祖父讲到悲烈的段落，常常要插

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说教。那都是关于道德的训诫，劝人为善的老生常谈，例如“温善胜强暴”，——或是“光荣比生命更宝贵”，——或是“宁善毋恶”；——可是对他说来，含义并不十分清楚。祖父不怕年轻小子的批判，照例夸大其辞，颠来倒去说着同样的话，有时说不清句子的意思，有时说话之间把自己也弄糊涂了，就信口胡诌，来填补思想的间隙；他还用手势加强说话的力度，而手势的意思往往和内容相反。孩子认真地听着，以为祖父很有学问，只是空气沉闷了一点儿。

关于科西嘉人远征欧洲的荒谬传说，他们都喜欢常常提到的。爷爷认识那个小个子科西嘉人，差点和他打一架。但他说赏识敌人是极其伟大的，他唠叨过几十遍：他宁肯牺牲一条手臂，要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能够生在德国。可是天违人意：拿破仑却是法国人；于是祖父只得敬佩他。那场战斗，——就是说几乎和那个天才打仗。当时拿破仑离爷爷的阵地只有四十多里，上级派爷爷迎击，可是那一小队士兵忽然一阵慌乱，往树林里逃去，大家边跑边叫喊着：“我们上当了！”据祖父说，他突然想收拾残兵，陡然跑在他们前面，威吓着，哭叫着：但他们像决堤的洪水一般把他簇拥着走了。第二天，离开战场已很远了，——祖父就是把战场说成是溃退的地方。——克利斯朵夫急于要他接着讲大人物的英雄事迹；他对那些在世界上追南逐北的奇迹出了神。他似乎看到拿破仑身后的百万军队，喊着爱戴他的口号，只要他挥动手臂，他们便狂奔着追击，而敌人是永远溃不成军的，这似乎是神话。祖父又锦上添花地加了一些，故事很生动，伟大的人不仅征服西班牙，还征服了英国。

老人在忘我地叙述中有时也不免对大英雄骂上几句。原来是激起了爱国之心，然而他的爱国热诚，也许在拿破仑惨败的时候比着耶一普鲁士大败的时候更高。他把话打断了，面对着莱茵河挥舞着老拳，蔑视地吐一口唾沫，找来高尚的词来大骂，——绝不会有失身份地说下流话。——他把拿破仑称作坏蛋，野兽，没有修养的人。如果祖父这种话是让儿童的正义感增加，那么不得不承认他并没有达到目的；因为幼稚的逻辑思维很容易认为“像这样的人物都没有修养，可见道德并不是特别重要的，还是做个大人物要紧”。老人怎么会想到孩子竟会如此去想。

他们俩都不说话了，各人凭着自己的一套想法回味那些神奇的故事，——除非祖父在路上碰到他贵族学生的监护人出来散步。那时他会远远地停下来，深深地鞠躬，说着长篇过分的客套话。孩子听着却无缘无故地脸红了。但祖父的内心深处是尊重当今的权势的，对当今的“成功人士”很尊重。他是那样敬重故事中的英雄，也许在他内心深处，地位、权势更为重要吧！克利斯朵夫坐在他旁边，坐的地方不是一堆摇晃的石子，就是

一块界石，或是什么非常不方便的地方；两条小腿晃来晃去，一边哼着，一边想入非非。再不然他躺着，看着飞跑的云，觉得它们像巨人，像牛，像帽子，像老婆婆，像广漠无垠的风景。他和它们悄然谈心；或者出神地看着那块要被大云吞下去的小云；他怕那些飞得极快，或是黑得有点儿蓝的云。他觉得它们的地位很重要，怎么祖父跟母亲都不认真地想想呢？它们要凶起来一定非常可怕，幸亏它们跑过去了，呆头呆脑的，滑稽可笑的，也不歇歇脚。孩子看得眼花缭乱，手脚乱动，好像要从天上掉下來。他眨着眼皮，有点睡意了。……四下里很安静。树叶在阳光中慢慢颤动，一层淡薄的水汽飘荡在空气中，迷惘的苍蝇旋转飞舞，嗡嗡地乱成一片，像大风琴；青蛙最喜欢炎热的夏天，一个劲儿地狂叫，慢慢地一切都恢复平静……啄木鸟的叫声有种令人称奇的音色。平原上，远远的有个乡下人在对他的牛发威；马蹄在平坦的路上响着。克利斯朵夫睡着了。在他旁边，在树枝上，有只蚂蚁爬着。他迷惘了，……几个世纪过去了，醒过来的时候，蚂蚁还没有爬完那爬了几个世纪一般的小枝。

祖父有时睡得太久了，他的脸变得呆板板的，长鼻子显得更长了，嘴巴张得更大。克利斯朵夫不大放心地望着他，生怕他的头会变成一个难以分辨的样子。他想高声地唱，或者从石子堆上稀里哗啦地滚下来，想把祖父弄醒。有一天，他用几支松针扔在他的脸上，告诉他是从树上掉下来的。老人竟然相信了，克利斯朵夫心里觉得很好笑。他想再来一下；不料才举手就看见祖父眼睁睁地看着他。那真糟糕透啦。老人是讲究威严的，从不希望人家跟他开玩笑，对他失敬；为此，他们俩竟然一个多星期没有说话。

路愈难走，克利斯朵夫愈觉得美。他觉得每块石子的位置都有一种意义；而且所有石子的位置他都记得烂熟。车轮的印迹相当于地壳的变动，和陶努斯山脉基本上属于同一类。屋子周围二公里以内路上凹凸的样子，在他脑子里清清楚楚刻印着。所以每逢他把这些位置变化了一下，总以为自己的能力不下于带着一队工人的工程师；每当用脚跟把一大块干泥的尖顶踩平，把旁边的山谷填满的时候，便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充实。

有时在大路上碰到一个赶着马车的乡下人，他是认识祖父的。他们便上了车，坐在他旁边。这才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呢。马奔得飞快，克利斯朵夫高兴得直笑；要是遇到别的走路人，他就装出一副严肃的、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神情，好像是经常坐车的样子；他心里自豪得不得了。祖父和赶车的人聊着天，不理睬孩子。他坐在他们两人的中间，他们的大腿把他的膝盖都夹痛了，他只坐着那么一点儿位置，经常是完全没坐到，可他已经非常快活，大声说着话，不在乎有没有人回答。他瞧着马耳朵摇动的样子，哎唷，那些耳朵真奇怪哟！它们一会儿甩到左边，一会儿甩到右

边，一下子向前，一下子又甩到侧面，一下子又向后倒，它们任何方向都会动，而且动得那么可笑，使他禁不住大笑。他拉拉祖父想让他注意。但祖父没有这种兴趣，把克利斯朵夫推开，让他老实一点。克利斯朵夫细细地想了想，明白了一个人长大之后，对任何事情都不以为奇了，对任何事都知道，都明白。于是他也装出大人的样子，把他的好奇心隐藏起来，做出毫无兴趣的样子。

他不作声了。车声隆隆，使他昏昏欲睡。马铃舞动：叮、当、咚、叮。音乐在空中弥散，老在银铃四周打转，像一群蜜蜂似的；它随着车轮的节拍，在那里慢慢地扩散开去；其中藏着无数的歌曲，一支又一支地总是唱不尽。克利斯朵夫觉得很好玩，中间有一支尤其美，他想吸引祖父的注意，于是他高声唱起来。可是他们没有留意，他便提高嗓音再唱，——接着又来一次，简直是大声嚷嚷了——于是老约翰·米希尔生了气：“喂，闭嘴！你喇叭似的声音把人吵死了！”这一下他可没精神了，满脸通红，直红到鼻子尖，一肚子委屈似地不做声了。他气愤这两个老糊涂。对他那上感苍天的歌曲都不觉得美妙！他觉得他们很难看，留着八天不刮的胡子，身上有股好难闻的味。

他望着马的影子以此解闷。这又是一个不能理解的现象。黑黑的牲口侧躺在路旁飞快地跑着。有时，它把一部分草地掩盖住了，遇到一座草堆，影子爬上去，过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；口环变得很大，像个破漏的皮球；耳朵又大又尖，好比两只蜡烛。难道这真的是影子吗？还是另外一种活的生物？克利斯朵夫真不愿意在一个人的时候碰到它。他想跑在它的前面，像有时追着祖父的影子，立在他的头上跺几脚那样。——黄昏的夕阳下，树影也是令人深思的对象，那简直是一堵墙，像那些令人恐惧的幽灵，在那里说着：“别再往前走啦。”令人厌烦的、单调的车轴声也在说着，“别走啦！”

祖父和赶车的总是有很多话说。他们常常提高声音，特别是讲起当地的政治，或是违反公共道德的事。孩子中断了幻想，非常害怕地望着他们，以为他们俩打架了，怕他们动真格的。其实他们正为了同仇敌忾而谈得热火朝天。他们怎么会有怨愤，怎么会有激动的感情，聊到无关紧要的事也要大叫大嚷，——因为叫嚷就是平民取得快乐的方法。但克利斯朵夫不明白他们的谈话，认为他们大声的吵嚷，五官口鼻都扭做一团是不友好的表现，心里真的很着急，想道：“他的神色多凶啊！肯定的，他们互相恨得要命。瞧他那叽里骨碌的眼睛！嘴巴张得老大！他气得快要死了，要杀死祖父了。”当车子停了，车夫喊道：“到了”，他们握手。祖父先下来。乡下人把孩子放下来，加上一鞭，车子跑远了。祖孙俩来到了莱茵河畔低陷的路口上。太阳下山了。蜿蜒曲折的小路差不多和平静的水面一样。又密